四庫全書

子部

靈樞經卷九

宋 史崧 音釋

水脹第五十七

黄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黄帝曰

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墼墼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岐伯曰鼓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

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脈之

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温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

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黄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稸積不行苑藴不得常所使人肢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胷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黄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人迎天突

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一本云季脇之下深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絶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黄帝曰善黄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黄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内有

桂血氣有輸骨有屬黄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内之柱在臂脛諸陽分内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黄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沈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小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黄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温有老壯少小别之奈何伯高

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以上為少六歲已上為小黄帝曰何以度之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黄帝曰别之柰何伯高曰䐃肉堅一本云䐃肉皮滿者肥䐃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黄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黄帝曰其肥瘦大小柰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黄帝曰三者

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别于衆人者也黄帝曰衆人奈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黄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别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者

玉版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針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為過針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于針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針焉夫針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

化為膿小針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黄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柰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

人弗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黄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導之以小針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鈹鋒之所取也黄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黄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除

此五者為順矣黄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脱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脱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絶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脱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胷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絶是五逆也如是者不

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黄帝曰夫子之言針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内别五藏外次六府經脉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黄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于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劒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黄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

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黄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絶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黄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闚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黄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第六十一

黄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黄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无寫其不可奪者也黄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黄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脉相逆命曰五逆黄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針之論是謂九宜黄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无刺頭无發矇于耳内丙丁日自乘無振埃

于頏喉廉泉戊巳日自乘四季无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黄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産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黄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静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䐃肉破身熱脈偏絶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衃

血衃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黄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黄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

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黄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别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故陰陽俱動俱静若引繩相傾者病黄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内

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内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内踝之後入足下其别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温足脛此脉之常動者也黄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絶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黄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之謂

也

五味論第六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氣澁以收上之兩焦不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温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

以懦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㾓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黄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脉則血氣走之血與寒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黄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姜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

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黄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黄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于肉故甘走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黄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内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别而以候從外知内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黄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不

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于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大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一曰少角○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一曰右角○

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赤帝其為人赤色廣𦙶脫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揺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顔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一曰質之人一曰大徵○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一曰熊熊然○質判之人比於左

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一曰質徵○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大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一曰眾之人○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一曰

衆之人一曰○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為人陽明之上

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鈦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左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右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小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

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揺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小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大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為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一曰之人加○桎之為人比於左足大陽大陽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黄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

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為姦事是謂年忌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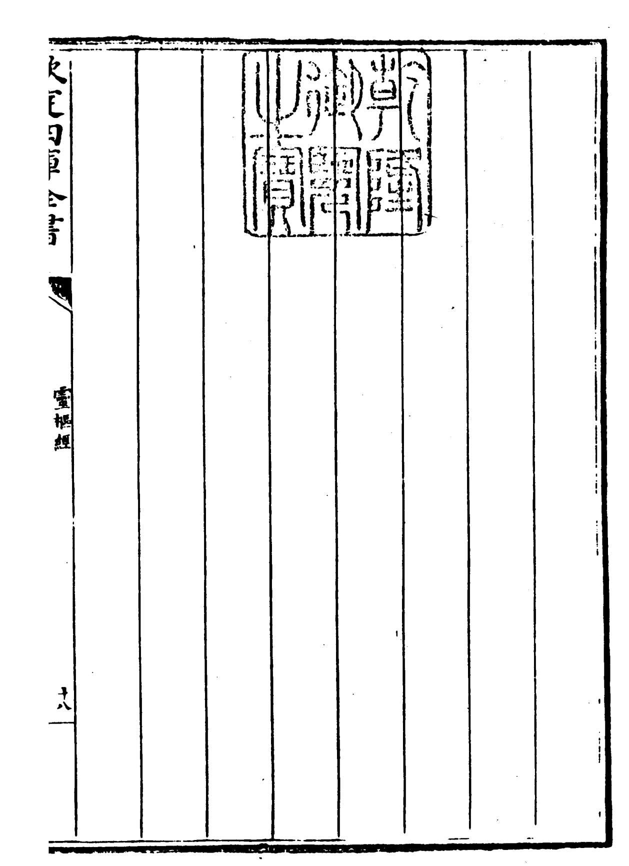
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鬚感於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輕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足太陽

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陰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温血氣皆少則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温血氣皆少則寒

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黄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无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黄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

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為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温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濇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于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待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鈌大怊他刀切　鮫交　肹杭　瘃只玉切



靈樞經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靈樞經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太醫院吏目臣周世泰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濡大武

靈樞經卷十

宋 史崧 音釋

五音五味第六十六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少徵與大宫調左手陽明上 右角與大角調右足少陽下

大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宫與大宫調右足陽明下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

釱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　釱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

手少陽藏心色赤味苦時夏

上羽與大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

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

上宫與大宫同穀稷畜牛果棗

足太陰藏脾色黄味甘時季夏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

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

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

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大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　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上

少羽與大羽同右足太陽下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

加宮與大宮同左足少陽上　質判與大宮同左手太陽下

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　大羽與大角同右足太陽上

大角與大宮同右足少陽上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釱角上角大角判角　右商少商釱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大宮加宮左角宮　衆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黄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别而絡脣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脱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口脣故鬚不生焉黄帝曰士人有傷於隂隂氣絶而

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内結唇口不營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顔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

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

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

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為名上下中外分為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

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嚮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麋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于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脈或著於伏衝之脈或著於膂筋或著于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佚不可勝論黄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

濯濯有音有寒則䐜䐜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于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于膂筋在腸後者饑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黄帝曰積之始生至其

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濇血脈凝濇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摶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

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藴裏而不散津液濇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

黄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歧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黄帝曰善治之奈何歧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泆亦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以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

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黄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黄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者内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黄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

也黄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隂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上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膈第六十八

黄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歧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温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

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内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黄帝曰刺之奈何歧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内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為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入内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内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潰音會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黄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

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黄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横骨終於會厭兩寫其血脉濁氣乃辟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寒熱第七十

黄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

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脉而不去者也

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閒其浮於脉中而未内著於肌肉而外為膿血者易去也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絶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黄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脉上下貫瞳子見一脉一歲死見一脉半一歲半死見二脉二歲死

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見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黄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内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

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黄帝曰善治之柰何伯髙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黄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髙曰其湯

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煑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盃日三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黄帝問於伯髙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髙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

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䐃肉歲有十二月

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黄帝問於岐伯曰余願聞持針之數内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序别離之處離而入陰别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黄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脉出於大指之端内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大淵留以澹外屈

上於本節下内屈與隂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内廉入於大筋之下内屈上行臑隂入腋下内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内屈循中指内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内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於胸中内絡於心脈黄帝曰手少隂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

少陰心脉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故獨無腧焉黄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歧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鋭骨之端其餘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脉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

是謂因天之序黄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脉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脉之盛衰滑濇其脉滑而盛者病日進虚而細者久以持大而濇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以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濇寒温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黄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静先知虚實而行

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真氣得居黄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歧伯曰因其分肉左别其膚微内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黄帝問於歧伯曰人有八虚各何以候歧伯答曰以候五藏黄帝曰候之奈何歧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虚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

留住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

泌兵媚切 扦苦旱切 痀音拘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畧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畧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

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内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愠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虚說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為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

小小官則髙自宜好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陽之人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静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鍼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黄帝曰治人之五態柰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

脱其氣易敗也○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脱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脱者易狂陰陽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無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脉則強氣脱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脉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别五態之人者也黄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

未知其行也何以别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如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黄帝曰别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膕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膕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摇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

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旋旋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諟上紙切 䵵直稔切 暶辭緣切

靈樞經卷十

靈樞經卷十一

宋 史崧 音釋

官能第七十三

黄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為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黄帝曰用鍼之理

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隂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虚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争能合而調之虚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於逆順乃知可治隂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隂與五合於五行五藏

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疎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

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窈冥通於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邪氣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

於色不知於其身若在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寫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

用針之要無忘其神雷公問於黄帝曰針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黄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柰何黄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方乃可行

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出入之合一本作會把而行之一本作犯而行之窈冥一本作冥冥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脉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内為之柰何歧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卧

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卧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粗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温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甚脈小者病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

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粗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立死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黄在脾黑在腎黄色不可名者病在胷中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内者少陽病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

脉三歲死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下下熱診血脉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為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身痛而色微黄齒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澁者不嗜食人病其寸口之脉與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難已也女子手少陰脉動甚者姙子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間青脉起者掣痛大便赤辦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脉小手足

溫泄易已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癉熱春傷於風夏生後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痎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目窠科音㝠杳切炬然其呂切齵丘禹切掣尺制切痎瘧上音皆瘦病也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黄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黄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冩有餘不足相傾移也黄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聞其故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胸中憤瞋有息大氣逆上喘

喝坐伏病惡埃烟鈎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黃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針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

尚疾於發矇也黄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宫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黄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針也黄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為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黄帝曰刺節善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

内溢乃下流於睪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黄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内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内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脣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黄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或之於其天

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去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黄帝曰善黄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歧伯曰大風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黄帝曰善取之奈何歧伯曰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針若此疾於解惑黄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黄帝曰余

閑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黄帝曰刺五邪柰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痺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温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虚剽其通針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

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開通辟門户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户已閉氣不分虚實得調其氣存也黄帝曰官針柰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針刺大者用鋒針刺小者用員利針刺熱者用鑱針刺寒者用毫針也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

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汁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濇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針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摶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

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用針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用針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

也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瀉之因其偃卧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黄帝曰有一脉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痒或

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黄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内摶於骨則為骨痺摶於筋則為筋攣摶於脈中則為血閉不通

則為癰摶於肉與衛氣相摶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

為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摶於皮膚之間其氣

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為痒留而不去則痺

衛氣不行則為不仁虛邪偏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榮

衛榮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其邪氣淺

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摶久留而內

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為膿

內傷骨內傷骨為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

居其間而不反發於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為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運以聚居為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為膿無熱則為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餉音壹窮詘下音屈 腊思亦切 剽其妙切 漸洳上音替下音如草根

相輩

引貌

衛氣行第七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歲是故

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於目鋭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鋭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脉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内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故為一周是故日行一舍人

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於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於身有竒分與十分身之四陽盡於陰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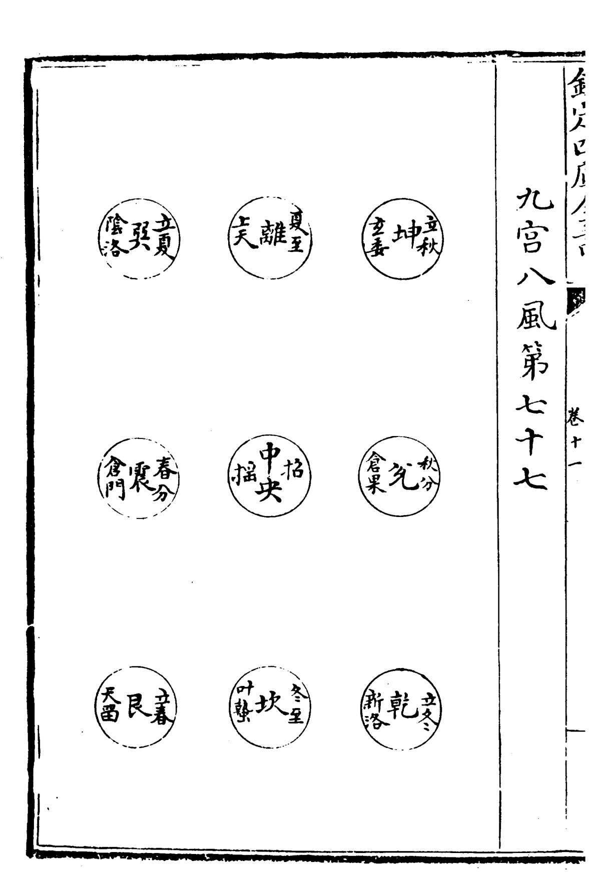
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于腎為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黄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柰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為紀以夜盡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

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於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

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

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月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迴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與陰分常如是無已天與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

盼盼 按大素音義云普巴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立秋 坤 玄委
夏至 離 上天
立夏 巽 陰洛
秋分 兌 倉果
招搖 中央
春分 震 倉門
立冬 乾 新洛
冬至 坎 叶蟄
立春 艮 天留

立秋二玄委西南方　秋分七倉果西方　立冬六新洛西北方

夏至九上天南方　招揺中央　冬至一叶蟄北方

立夏四陰洛東南方　春分三倉門東方　立春八天留東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宫曰冬至矣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

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来為實風

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虚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虚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是故太一入徙立於中宫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内舍於心外在於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内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内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内舍於小

腸外在於手太陽脈脈絶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

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内舍於腎外在於

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為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

凶風其傷人也内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肢

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内舍於肝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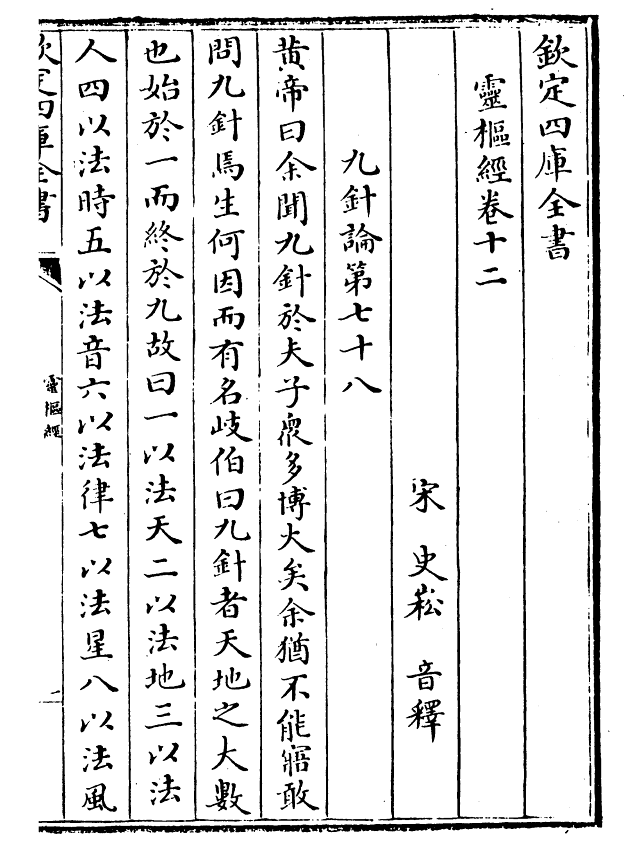
於筋紐其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来名曰弱風其傷

人也内舍於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

虚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虚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

虛病則為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為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為擊仆偏枯矣

靈樞經卷十一



靈樞經卷十二

宋 史崧 音釋

九針論第七十八

黄帝曰余聞九針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針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針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

九以法野黄帝曰以針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鐘數焉以針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臟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臟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為之治針必以大其頭而鋭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為之治針必筩其身而員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為之

治針必大其身而員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為瘤病者也故為之治針必筩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瀉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别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為癰膿者也故為之治針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而為暴痺者也故為之治針必令尖如氂且員且鋭中身微大

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為痛痺舍於經絡者也故為之治針令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邪氣俱往出針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也故為之治針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其為之治針令小大如挺

其鋒微員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黄帝曰針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鑱針者取法於巾針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員針取法於絮針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間氣三曰鍉針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針取法於絮針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針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員利針取法於氂針微

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針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八曰長針取法於綦針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針取法於鋒針其鋒微員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針形畢矣此九針大小長短法也

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

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臟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甘藥形數驚

恐筋脉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五臓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呑腎主欠六腑氣膽為怒胃為氣逆噦大腸小腸為泄膀胱不約為遺溺下焦溢為水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於臓也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臓氣所惡也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

液所出也五勞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以味發於氣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五邪邪入於陽則為狂邪入於陰則為血痹邪入於陽轉則為癲疾邪入於陰轉則為瘖陽入

之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喜怒五臟心藏神肺藏魄
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也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
筋脾主肌腎主骨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
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
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
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
惡血也足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厥陰為表裏太陽少
陰為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

心主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筩音同鍉針音低巾針一本作布針五走五湊五裁素問作五禁

歲露論第七十九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於風府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

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内注於伏衝之脈其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至其内搏於五藏横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稸積而作焉黄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黄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無時休何也岐伯曰

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沉以内搏故衛氣應乃作也

帝曰善黄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虚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内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黄帝曰有寒温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

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黄帝曰可得聞
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
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烟
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則
海水東盛人氣血虚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
腠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
入深其病人也卒暴黄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
也少師答曰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

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爲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命曰三實然此一夫之論也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於叶蟄之宫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

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小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惰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温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

候之柰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天利温不風糴賤民不

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謂候歲之風賊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痺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理郄乞逆切

大惑論第八十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上於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

而不解獨轉獨眩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為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

散則視岐視岐見兩物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營衛䰟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䰟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黒眼法於陰白眼赤脉法於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䰟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黄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曽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為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惑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

是故悶者為迷甚者為惑黄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虚虚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黄帝曰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并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黄帝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隂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隂則隂氣虚故目不瞑矣黄帝曰病

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黄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卧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卧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

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黄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卧者何氣使然歧伯曰邪氣留於上膲上膲閉而不通已食者飲湯衛氣留久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黄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歧伯曰先其臓腑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虚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褁擷奚結切 神分方文切

癰疽第八十一

黄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温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虚去實瀉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後虚去虚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

經脈留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萓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别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為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薫於

五臟臟傷故死矣黄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
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
瀉塞咽半日死其化為膿者瀉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
已發於頸名曰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
入淵腋前傷任脈内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陽
留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
針煩心者死不可治發於肩及臑名曰疵癰其狀赤黑
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臟癰發四五日逞焫

之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

疎砭之塗已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癰堅而不潰者為

馬刀挾纓急治之發於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

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發於膺名曰甘疽

色青其狀如穀實菰𧃒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

歲死死後出膿發於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

炙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

陵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煑之竭為取三升則

强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發於尻名曰鋭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内不治十日而當死發於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發於脛名曰兎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

不治害人也發於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發於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發於足指名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黄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

肉腐則為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為焦枯五臟不為傷故命曰癰黄帝曰何謂疽歧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内連五臟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草萓魚切 饑 血泣音澀 菰𧂭古括切 臑奴到切 樓字又音儒 蔆藶力升切

不則上府切 夭音幺色不明也

靈樞經卷十二